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海桑集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海桑集卷七

明 陳謨 撰

記

堅白齋記

三衢徐公炳文繇明經起家為國朝藎臣當肇基之日征謀治法拓疆取亂飲至策勛是不一見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父母羣黎乃若守令之職民之師帥尤上所躬親簡拔非賢不銓公自內出知彭澤知分寧皆不踰再

期而調政用書㝡民戴猶所生去官日攀轅泣慕至新任境上不絶改知韶州余獲拜焉韶支邑四地方四百里入新朝幸得沐寬政聞公先聲長老秀民咸致慶幸以為轂禁中頗牧為渤海龔遂用意深遠公既視篆按韶之故更其所宜更飭韶之吏律其所不律寅而入酉而休率以為常公上之應必務先期庶政之繁無微不理屬縣之承風采為新曽未三月紀綱悉振公曰讀書之齋扁以堅白子為我記之余復曰公所立有古良弼

之風皆堅白之用也堅白其本也昔者孔子生於春秋因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改化之人蓋生物之仁體道之權也子路不察而不悦於佛肸之召故以堅白不磷緇者教之又以匏瓜不飲食者警之夫心有主而不動擴然大公物来順應憂樂行違確乎不可拔者堅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皦然不可泥滓常與日月爭光者白也磨涅不能變也非聖人乎如是而後無可無不可君子之學之用斯其的矣堅不足者磨必磷不足

與有立白不足者涅必緇不可與與有明若公之介介傑特奮義不回耿耿玉雪潔身保素其行無隨其色無絢叅議台鼎樞謨宥密㪍牧邊郡眷倚深重聞望表暴非堅非白曷以濟此若夫其磨其涅不磷不緇充之極之四輔之班九命之制五院之憲無所不可者又詎止五馬之榮一麾之重而已哉

韶州重建府治記

韶為粵壯郡秦屬南海漢初屬桂陽三國入吳爾後析

置不常其得成州而以韶名則自唐武德四年始盖析廣之曲江始興樂昌翁源置焉貞觀初又析置湞昌仁化二縣統縣六乾和四年割湞昌始興置雄州迄宋元豐間皆統縣四乾道三年又析曲江樂昌置乳源至元間又析曲江置新民併翁源歸曲江皆統縣五今新民廢所統者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而已以廣輪計實周官方四百里之地誠壯郡也歲在癸卯古復錢侯朝陽來守兹土既浚隍高城民以奠枕乙巳歲則大熟乃相府

治敝陋弗稱謀撤而新之若貳及幕議以克合侯曰屬邑疲瘵役不可加即捐俸鳩工掄材通守郭飛幕長程玘併力一心役以丕作得木率異材其尤異者雙幹共根干霄百年絶崖礫壑致之若庚雙梁天成若有相焉以待興者厎法基構悉增厥舊既其竣事高明有顯盤盤焉皇皇焉古諸侯外寢殆不是過經始於乙巳九月落成丙午四月前為儀門三間中為設廳五間東西廡為吏舍十二間前曰麗譙之樓仍其故而與之后曰燕

處之齋易其構而偉之旄倪旅觀咸嘖曰由至元丙子一炬至大閒重見今九十載未有壯觀若斯者於是昔之湞武二水紆徐演迤肘腋夾流又若決而駛若泒而湧以襟帶會同乎郡之南昔之韶山諸峰如蓋如冐如怒猊渴虎如芙蕖出波者又若騰起於羅浮馳騖於衡桂以羽翼張皇乎郡之左右噫微太守孰臻兹哉太守樂公守之成嘉民俗之熙端居黄堂無訟之可聽第佩服圖史以永終日而已彼漢衛颯茨充遺愛於粤宜不

多讓乃耆俊士民合辭來請文勒石余屬筆不愧者錢侯守官廉待物惠養民裕興學嚴昔固稔知之曁余過南雄入學宮讀錢侯碑其父老曰錢侯我慈母也當韶欵附日韶父老遮道願得南雄守撫我即安矣軍師如其請奪我慈母者韶也迄今四年韶多惠政以此茲不悉書者記為建郡治作也然韶多先賢遺跡諸所宜起廢滋多侯皆次第圖之繼是將不一書矣

竹間記

嘉植之類其清者三曰竹曰梅曰松而已松之清以直
氣梅之清以雅韻而竹兼之有直氣而無其偃蹇有雅
韻而無其娟姸者也故竹之間尤至清所在而君子尚
之然而日至乎其間者寡矣不日至乎其間而以號於
衆曰友竹友竹者是友其外也名也與竹而二竹莫之
愛也必常處乎其間然後竹與我莫逆斯心也非名也
而我與竹一矣晉唐來友竹者是不一二止吾獨取王
子猷焉子猷所居所至毋論淹日月久近即命種竹或

怪之則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是斯須顛沛不離其間也或植嘉竹則未問主人徑造竹所是心乎其間而忘乎其外也古今賢達高致尚有若此者哉聞子猷之風而興者吾得王簡夫氏其為己處官有直氣無偃蹇有雅韻無娟妍凡比德於此君者實盛似子猷無地無竹無時不在竹間而簡夫如之又甚稱吾聞南華之山九成臺之下曲江之墟以仙隱則宜以吏隱則宜以大隱則唐相張公之宇也簡夫植竹焉日與賢人大夫嘯咏其

間海邦之民蒙安静之政樂豈弟之澤得與優游於陵谷谷陵之外者又子猷之所無也因為君記竹間迺併書之

翠庭記

韶州指揮張公月山有幕府知事周君景宜余至韶始相見即相知且知之深其世文儒也其宦學才能吏也别字翠庭指揮大書揭之屬其記於余余諾焉久而未有以復景宜也盖自濂溪夫子庭草交翠至是二百餘

年無論方内外門地問學高下皆知尊慕以為字若别字不可一二數故吾不敢輕為景宜記者有待也一日偕景宜指揮所見砌下草深至膝勿剪指揮曰草猶民焉得雨而滋長不擇地淺深疎密各光潤可愛吾故不欲剪之嗟乎是足以記翠庭矣景宜常以公命撫鎮贛之平川浚濠崇城修學校鑄祭器善澤民民至今歌頌盈耳及從公於韶又五年公有熊虎之威有陽和之煦君一切奉承惟謹寧其身一布其飯一蔬而民無間焉

彼其賊民如割草菅芟夷藴崇勿俾能植而常以加於善良與無辜者亦獨何心哉君思指揮存心而覲於其庭之翠焉即濂溪奚遠且濂溪不嘗為提刑於韶乎遺澤洋溢殆千歳未懋皆其不除草一心充行之也固宜尚服之無斁君故汴開封人曽大父宋南渡仕至南雄通判大父志學延祐初為贛儒學教授因家焉故占贛籍云

交翠軒記

僕客韶陽再歲稔聞南康知縣周侯道和政治居最恨不得一面曁出嶺抵蓉江謁侯於交翠軒其容也德其服也士其言恂恂而其神采朗朗如明月之入懐也周覩其邑郭氓恬俗熈貨阜於往時物賤於他郡詢其田里無惰農譁徒公租不逋私蓄自餘昔之窮山貧固環二鄉連十數歲不受約束者皆俛首庭下樂侯寛政嗚呼斯實行仁心者之效哉侯盖學問根於天性讀周元公書玩太極圖達陰陽五行萬物生生變化之妙壹始

於四德之元而在天之元於時為春於人為仁元天德之首春生物之始仁衆善之長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物各有初即物物可以觀仁元公玩庭草交翠而樂之意蓋出此學於元公而洞見道體者程子也程子謂雞雛最可觀仁雞雛之初生可愛猶草色之秀潤可玩也古人稱欣欣物自私又稱花栁吏無私語皆近道無私者物各付物自私者各全其元公之不剪草者不忍傷夫草之天也不忍傷其天者使其欣欣焉得自私也推

是心以父母斯民安有疾痛疴癢不切吾身哉周侯取於元公以名軒可以觀侯之心之學而軒之所有第古今名畫法書諸賢記詠而止可以見侯之清侯復審其義焉僕以為觀交翠而得元公光風霽月之守者有矣因交翠觀仁以識元公之心與元公之政者不多見也南安為元公仕國前史班班異績不嚴以威人不忍欺所在化服及為韶州提刑撫良鑄頑控交御越海邦以寧充是心之仁形是政之仁跡其愛民猶愛草焉周侯

為南康美化善政不勝書既得民之懽心矣名軒交翠孰曰不宜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敢以為侯勉又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敢以為侯頌

上池記

天地間陽氣為輕清為高明陰氣為重濁為奥渫故陽仙道陰鬼道服食之士煉形至於純陽則仙矣史記稱長桑君出懐中藥與扁鵲曰飲煮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註謂水未至地承取竹木上露也夫上池者

天地也雨露霜雪皆本於天地然固不若露之尤清故上池之水陽也地上之水與凡溪流井竇皆陰也方士教武帝承取金莖露和玉屑食之長生即長桑君說也而武帝多欲不能蜕陰濁雖服而無驗不若扁鵲服之超然物表達乎聖入乎神遂能隔墻見人五臟為人起死而發其秘於内外經以為萬世民命計皆長桑君之教也廬陵鄒君舉世為名醫家以避地寓韶陽有年研精博究存心愛物不擇貴賤高下悉與善藥累累奇效

人服其精而德其仁故廣東憲副楚之竒劉公扁其室曰上池大書揭之葢納之於輕清髙明之域而欲其盡神聖工巧之道也余來韶君舉求記焉余復於君曰扁鵲至矣不可以庶幾夫聖與神上智之事工與巧君子所宜勉也能盡扁鵲之法以活斯人是亦扁鵲而已矣不然竹木上露令猶可飲也不得長桑君懐中之秘烏能知物哉吾又以君舉一身亦有上池存焉蘇長公所謂下湧於舌底上流於牙頰白而不汙坩而不壊宜古

之仙者以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者是也惜余不遇長桑君而質之君舉以為何如邪

自然堂記

士有不樂於時棄軒冕珪裳外託於黄冠草服而内存其憂世之心者因别字曰自然以質於海桑散人散人曰子嘗然乎然不然乎不然以為自然乎曰然散人曰然乎然非自然也不然乎不然亦非自然也然適也不然莫也君子無適未嘗然無莫未嘗不然故未嘗然而

嘗然然未嘗不然而無不然者天下鮮矣然則孰為近

曰道所貴者中中所貴者權然乎然者衆人之然非吾

所謂然也不然乎不然者衆人之不然非吾所謂不然

也以是為自然豈其至哉且子嘗奔走於名利之區顛

倒於是非之數今而得養真於韶石正淵明所謂返自

然者内觀静照可也槁木其形死灰其心不可也静亦

定動亦定可也静而無動動而無静不可也卧起云為

順適其常黑白薰蕕不迷乎中坎止流行無繫乎外如

是而已老氏蓋無為而無不為此自然之至也彼或冥然悍然自以無累隨俗䏰韋自以有經衆之然然所不然不然然吾感焉耳矣君曰子之言博哉顧誌于室或曰君方從事於丹砂秋石以利人惡乎自然也夫利人固君子憂世之盛心丹砂秋石特其小者耳馬足病乎自然姓鄭名某韶州人仕至英德州棄官學道蓋徧叅諸方晚乃遇方丘生指視要歸躍如也駸駸乎自然矣吾故喜而記之

玉齋記

韶郡幕得賢侯程君國玘番陽人也由雩都尹攺南安幕長入王朝調韶州知事所至皆有惠愛剛不折柔不廢君子以玉扁其齋蓋比德焉其嘉賔楊子良從侯雩都及韶雄最久具道侯意介予為記按字書玘佩玉也玉之為器至貴其大者蒼璧禮天黄琮禮地珪璋琥璜以方祀天子執瑁而公侯伯子男各執其命圭也其最近人而不可斯須去者則莫如佩玉在禮凡帶必有佩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玄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豈徒取其進退抑揚左右宫商周折規矩而已哉昔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為玉之寡而碈之多歟孔子以為非為碈之多故賤之玉之寡故貴之也蓋玉温潤而色光澤近於能柔玉廉隅而不傷劌近於能剛剛義也柔仁也其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其采孚尹旁達不有隱翳信也天下之道孰有大於仁義忠信者乎夫

玉備仁義忠信之德以形於珩瑀璜琚之用君子佩之孰有美於此者乎程侯繼令以往將佩水蒼焉則命為大夫艾服官政時也主此忠信由此仁義也又階而陞之將佩山玄焉則侯執信圭公執桓圭時也亦由此仁義主此忠信也德與玉相輝年與德俱劭事業埀之無窮焉有非克自好修何以致之經曰玉不琢不成器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然玉雖有相而無文何以為佩故以石攻玉猶人以患難成德也以玉人雕玉猶人

取諸人以為善也侯敡歴險艱以有令茲其成器而貴重宜矣不尚有可朂哉請以是記于齋焉

居南記

往年王霄翁由翰林提文印出江西風流篤厚見者心醉其談笑筆墨人至今傳誦寶愛不替贑平川亦其游衍嘯歌遺化處故老往往能道翁狂嬉狎酒韻致婉君可發侍翁時年甚少翁頗嘉之為扁其室曰居南以可發居縣南涯去縣不里許而逸蹤塵表故自可尚今可

發年八十年華屋落兵燼為草墟舊扁不存僅僅葺環堵狹於漁刀而想見翰林如故時時肅容禮客第言言居南居南真若不負當日賞譽期望者余故心敬之邑大夫朱君又為大書居南二字存之髣髴余嘗坐室中蔭百年之嘉樹玩五畝之丘園俯仰感寓竊計海屋添籌凡幾柴桑甲子殆不勝書而余與君白頭如新相對如夢承平不復見矣第逍遥水竹間狎魚鳥伍樵牧以永昕夕耳讀坍者王承福傳亂來何地不然獨幸君居

南基址固無恙計自令以往子孫孫子繩緝蟬聯殆百世保此南而居之也則是南之無恙特存乎其世而不係乎扁之存亡其世常不替焉而扁與之俱矣凡君之後人誦斯文者其不油然動於其中乎如是而不興起大其家者未之有然也

梅坡記

贛貳守楊侯廷舉由蕪湖令七年政成遂遷是職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侯從安慶郡將余公廷心學有用之

學養之者素定故吏為廉吏官為能官宜也別字梅坡
用以自況僕記之曰夫溪澗之植未離於奧渫亭軒之
種或近於褻玩深山窮谷又至於荒寒非梅之佳致也
坡雖高可親梅至清不雜質之清居之高不雜於衆而
可親焉其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乎彼繁華所都衆芳
所在非無幽人之貞處女之靜飛仙之綽約節士之夭
矯然而混混於春風爛熳之場其皦然不滓歌舞之塵
者幾希此清而病其雜也彼蠶叢魚鳧之國龍門鴈蕩

之高崑崙天柱之頂黄鵠不敢度猨猱莫能飛徒使孝子迴轅而顧惜忠臣叱御而骨驚者此高而病其不可親也楊侯吏為廉吏節儉而矜嚴玉潔而氷瑩其不雜也如此楊侯官為能官毋愛赤子飢者哺之寒者衣之疾病呻吟者惠鮮之其可親也如此是坡也委虵起伏平岡遠阜長洲茂苑散見層出映帶參差而横枝卻月直榦凌風車馬冠蓋童兒丈耋掇芳襲馨日往來游衍其間佳致為何如哉吾以章貢所見於侯者如是為侯

記焉而僕學於余公者不止是也風霜之餘華者就實然後為不負所學異日尤當不一書之

中庸齋記

清江碧嶂之間余得有熊氏族裔名中而字克庸穆穆乎識時達政之才賢也入其齋扁曰中庸之齋凡所僑寓即揭以自厲且介余記之予因得至交相勗之誼焉昔者往聖先哲或出或處殊蹟而同歸素富貴則道行乎富貴素貧賤則道行乎貧賤素夷狄患難則道行乎

夷狄患難道者時中而已時中所在即所以為庸徵之為寢興服食大之為車馬戎兵恒之為九法三綱變之為禪授放伐各一其時則各取其中合焉而安榮戾焉而危辱孰非平常不易之理哉克庸修之身有學有守用於時有猷有為孝弟降於家忠信孚於人即其言恂恂以懋與之居栗栗而溫而當夫天造草昧四郊多壘時出其才而小用之施足以德鄉鄰力足以援檻穽殆不勝計使在春秋戰國彼諸侯之大夫烏足以辱君哉

吾固知克庸厚積薄發可以富貴貧賤而安可以夷狄患難而宜亦要其適中能庸與否何如耳是齋也載籍前史以實之名畫法書以鏝之江山風月以藩落之直諒多聞以匡翼之而滋蘭樹蕙含英咀華墳籠翕如也敘水歡如也所以張皇榮寵於是齋者靡不畢備吾夫子蓋曰君子中庸又曰民鮮能久矣夫凡民之所鮮能而君子之所獨能也豈易及哉余故樂為克庸氏記之且將復焉以自勗云

蓬窓記

夫坐鑒杯水而江湖百川不為大者善言天下者也善言天下者天下小於一室夫豈必登魯泰山而後為真有見也友生某於其書室之側啟窓焉從廣度之僅僅函丈許時時與客嘯傲其閒扁曰蓬窓吾常過之坐我於蓬下不啻濤掀浪蹴挐舟入港子而風馳雨突舟人各歛衽蹋蹐畧不見偪仄窘態第覺折旋俯仰更極中適及其語劇興移軒軒出蓬外袖拂飛鳥平臨大江游

而上者為嶺嶠為海瀧為島夷泗而下者之淮之漢之
衡之荊車帆無時烟雲互吞第一送目頃而可意得之
則皆吾蓬外物也㝠果小乎哉曰蓬㝠云者寓也亦所
以志也吾不得時坐㝠中請約法馬凡過逆旅而斗酒
濯足造竹所而不見主人與飢而釣跛而度者負薪而
行歌騎牛而讀漢書者皆善言天下者也生㝠無失士
而謹識之異日取其竒言以告我

樂志山房記

孟子論曾子之孝其親盖曰養志而曾子論君子之養老則曰樂其心不違其志夫養而未臻其心之樂非孝也欲臻其樂然或不能先意承順一志苟或違一心之體戚焉烏乎樂也故志者心有所向往未形於色辭凡人子所可知者也於焉弗有違亦焉往而有違焉往而不樂哉此養之至也吾友楊允恭孝於事親力非甚有餘而養必致其樂養必常豐而常必適其宜亂來避地村莊養志復如城居揭其讀書之齋曰樂志山房予嘗

過之望其垣殆儒有一畝之宫歟入其樊翳然林水木殆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歟休其蔭有青青者焉有如簀者焉殆武公之淇澳歟履其畝禾役旆旆然黍稷翼翼然殆爲民之本富歟於是室家攸宜而芋以寧也墳箎如貫而翕且孺也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而其親不知塵埃之眯目風流之隔代也竊獨悲夫曩者運昌時泰家肥屋潤位高禄豐者能養志使樂曾幾何人哉不以遺體行殆而貽其憂則以壊名灾已而致其辱亦常

不為少彼孝衰於妻子者要不足論反不如窶夫傭奴輩僅僅養口體而其父母常自慰悅且誇詡之盖終身焉無他于其窮且賤而直情能之而此顧戾焉耳嗚呼允恭誠所謂加於人一等歟如之何使余一過山房而油然孝愛生於中也允恭當鄉邑亂時嘗奮拔民伍接戰城西獨挫敵鋒以完鄮郭人服其義勇然不願仕進故奉親避城以老有如漢興舉孝廉力田鄉大夫署行義年而上之其焉避邪非樂志之尤者耶吾記姑為子

願之

東湖隱居記

出贛江東下有洲焉曰雲洲嘗聞五雲見其間故至今其邑稱五雲凡贛之山崖嶄辟削者至是而坦迤贛之灘峽東石盤者至是而舒夷又循州而東有市曰金灘半百里而遥而坦迤者盡廓舒夷者亦徐厥土利陶厥田上腴江廣之徼舟車之臨以砦以驛故居之者輿城郭無異而蕭氏又擇灘之尤勝者築室以居之因其地

有湖池焉其清可以濯溉其肥可以釣漁其潤澤可以灌焦槁化瘠以為沃遂扁曰東湖隱居而介其友謁予記之余重其請則復之曰夫蕭氏里居金灘而家有東湖灘動而湖靜蕭氏其樂靜者歟灘流不息而湖止不盈蕭氏其知止不貪者歟灘磯之石則怒鼓之颷則號風霜高潔則其底立見而湖蔭之以榆柳植之以渠荷膐魚且有餘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冬夏靚深不竭以充軒楹耳目之娛果孰得窺其底裏然則蕭氏之居外

侮不能侵殆所謂風雨攸除鳥鼠攸去者歟凡出贛抵雲洲而險漸平抵金灘而險悉平蕭氏既處其平又擇其勝豈易得哉吾友唫咏倡酧其間足増東湖之重然則其雅尚斯文又可知已殆蕭氏子孫孫子八世莫與京也以是記于壁遠徼于方来

龍山小隠圖記

雪竹之溪金龍之山有隠居者焉曰蕭君福可氏福可生長承平時既壯而浮游江湖未老而逍遥泉石崇本

而謙撝家和而身潤田園約而子孫蕃莫年不出戸庭而交游風月無虛日及是世亂且一紀入其境復如未亂時嗚呼可為福也已渝川孫君碧霄避地焉依君一見知為奇士即避堂以館之孫君忘其羇旅居閒歲則取幅紙為君圖龍山小隱畫用郭熙家法而以趙千里遠景參差映帶咫尺而有無窮之勢將持為君壽辱先示余曰積白而成之殆天機所到也吾未嘗為人作及此也先生其為蕭君序之余諦觀不忍釋手嗟乎福可

也能使碧霄每况益清如是其髙自標致詎有涯哉是圖也層巒而疊巘奔濤而湧霧其間有若神仙中人騎驢渡橋者非青蓮居士則浣花老翁也有長松落落四五如虬如龍而兀兀一茅亭其間囊琴而坐者其昭文氏之無成虧與有瀑布千尺起而引睇者有瑶草黄華赤楓丹桂心賞而神融者非劉紫桑陶隱君所託而寄歟文鹿也濠梁之所逐與馴鶴也孤山之所放與祝雞也尸鄉之學仙歟垂釣也桐廬之客星歟古之君賢其

人而不得見則或圖其居而觀之圖固甚有補也為蕭氏族里者閒福可之風而興按圖而得龍山之勝槩讀吾文而想像古之數君子者苟與及其一焉皆足以垂光無窮此碧霄畫中史筆意也福可有賢孫曰魯者從予學經術志昂而才逸必將擴大其家聲其福蓋未艾也然則是圖愈遠而愈耀矣

泰和縣新修城隍廟記

洪武三年六月皇帝若曰載稽祀典城隍廟貌宜從改

作廟在府者如府治之制在州若縣者如州縣治之制舊有土偶像設者胥毀為塗塈在兩廡者還以塗兩廡壁在正中者還以塗正中壁而圖畫雲山於壁上凡神座几席悉如官廨儀署其主第曰某所城隍之神大哉制乎一洗末俗之陋以從祀典之正於是省部斟酌格式移諸外省外省欽承惟謹下諸屬郡罔不虔奉泰和令尹嘉議大夫前御史劉公宗啓政肅人和令行衆趍刻日庀工暨厥僚佐縣丞陳君舉善主簿楊君禹疇典

史許君宗禮相協後先度地之宜而斥大之取材之良而謹施之量氓之任而分界之旦省而暮程寬撫而嚴督縱廣崇庳纖悉如法門廡庭室幕舍靡不宏偉軒朗上以稱曆古下以悅輿情遠近聳觀嘆未始有盤盤翼翼美輪美奐實為廟貌之甲豈直一邑之鉅麗而已哉亦既落成耆老祝史等來請文刻石僕常讀吳文正公廟記葢曰城隍亦后土之類也古者八蜡若水庸若郵表畷莫不祝而報之况城與隍域民而衛物捍外以集

内厥功懋焉不有以嚴祀之可乎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城隍是也其所以廟而不壇者又以棲配享之神昔漢高祖以灌嬰下江南而江南祀城隍類以灌將軍配是也文正公之言淵博明通足裨禮典之未備而我聖天子斷自宸衷黜剗昏俗致城隍之神有高明穆穆之居無淫瞽屑屑之黷誠曠世之盛美也抑傳有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邑長貳有焉蓋其勤宣上德茂植民功殆與廟貌相為久遠而

神之降福斯民永永無疆者孰非惠化之所敷遺乎皆不可不書以是刻于石用昭示方來

初堂記

凡物莫不有其初萬物本乎天天者萬物之初也人本乎祖祖者人之初也尊祖故敬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則百世一初也有五世則遷之宗則五世又一初也學者嚴明初名其書室曰初堂自其高曾大父以及祖父兄若遺文若出處行已之跡若奔竄艱難之故靡不記憶

不忘時時誦道之若子誠能念厥初矣猶懼後嗣之或昧焉謁予記于堂中余聞宋季年有以中書校勘杜門隱居愽學善鑒喜好清事交游巨公者山雕翁也翁生長於嘉定中至淳祐丙子嘗作春窩記以見志讀之槩可想見其人焉有元盛時有以布衣游京師挾倚馬萬言之才負麾斥八極之氣公卿交辟之而性特骯髒不屑常調輙云非御史不為故獨以古文馳譽於朝野者校勘之孫吾廬先生也先生二子孔陽膚敏膚敏隨侍

入京筵仕為翰林銓寫會亂不知所終孔陽不務榮達鄉稱善人是生明初年令且半百五世止一身又似續未有嗚呼安得不重念其初安得不重記於斯堂哉孔陽吾朋也明初吾徒也吾老且七十尚安得忘情於斯哉吾又以明初苦學強記覽治尚書食舊德雖間關亂離奉二親處深山如平居其不忝厥初如此既嗒焉喪偶又為遊兵掠其二子夙夜慄慄常憂無後為不孝之大其務永厥初如此吾安得不為明初記之哉又安知

天之報施善人春窩冲氣元貞貞元不自令始毋徒曰孑孑一身而已有不五世其昌八世莫與京乎傳曰必復其始此初之説也明初其侯之

三顧書隱記

夫隱者君子獨善之名也茍達焉斯無取矣達而欲兼是名則或肆為瑰辭以掔取之大朝市小山林以歆動之使人哆然日趍於大而鄙其小然則去隱則遠矣隱固有大小乎哉甚或立乎兩間自名中隱不夷不惠非

狂非猶可貴可賤君子蓋滋惑焉陳君守道讀書三顧山下味貧之樂飽德之腴若將終身故名其室曰書隱所司以賢良强起之徵試考功優合規度論定且入官固辭老疾頋返田野當道可之會稽許如珪又為作三顧書隱圖以華其歸歸以介余記嗟乎是山清節先生讀書臺在焉先生真隱也非招也以春秋授忠簡胡公令其遺書具存守道熟復而精察之有立於身有垂於後如是而已其為隱也不亦大乎

鏡湖書隱記

古之君子窮而處於下以求其志謂之隱達而用於時以行其學謂之顯及其澤施於民物功銘於旂常辭榮去寵以養其真全其天則謂之歸隱焉隱與顯非二致也時焉而已矣後之君子達焉溺而不知止甘受妨賢冒禄之戒隱焉絶人以逃虗恒名捷徑盜名之謗斯二者皆過也會稽古名郡鏡湖實天下竒勝在唐賢有若賀知章躋位通顯而老於其間在宋賢有若陸放翁隱

處山陰而大顯聞於時自餘若二賢髙躅者宜亦多矣葉君叔昂讀書鏡湖得施翁宅西之湖塘居之面山臨水凫鷗出没漁樵往来遠城市而閲煙霞賀陸之清風雅韻隠約具存及其筮仕司征於西昌乃介余記之余惟知章開元盛時為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天寳中乞歸田里為道士御制詩送之詔賜鏡湖剡川一曲自號四明狂客見李白即解金龜換酒放翁豪邁冠時任至秘書監志復神州北望慨然長歌鏡湖中嘗夢與蓮華博

士游月給酒千壺二賢皆天人也邪不然何磊砢英特
軒軒物表如是哉叔昂所讀之書所隱之地皆賀陸之
遺也今茲發硎未展素藴行將受民社獵公卿立言立
功以與二賢相輝赫然後返乎書隱千秋觀之荷花無
恙也劔南集之藻詞可賡也不亦隱顯一致流譽無射
乎是為記

梅澗記

大凡負異禀者脱畧乎其羣雖草木亦然夫草木而負

異禀必浩然奇芬現然碩貌發於名賢之詠歌方青陽展和高下瑣尾無不散柯布條眩彩矜馥而牡丹獨殿而王之此異禀也及朱明司暑榴蜀葵傾蘭葩並榦而蓮獨出淤泥濯清漣天然去雕飾比德於君子此異禀也秋則小山蘩桂擅於淮南冬則孤山寒梅傲於幽朔細不踰粟而根柢月窟誰能弟之皦然不滓而百卉盡廢誰能魁之凡此非負異禀而能然邪物且然矧於人乎故以人而自况於物者有矣况於物不况於常物則

亦取其異稟而相類者耳平川周景元夙負異稟其執友別字之曰梅澗况其丰姿雅度言貞而氣温也復介予為記勉其進修不于其名于其實也余聞昔洛陽賈侯為縣時雅與士人游暇即衣冠揖讓分題角賦而閱試焉矜其不度而指授焉景元以諸生在列侯每進而詩好即磬道之不置未至則改定以成之夫幼而得於師友之薰陶若梅之有本澗之有源長而成於賢大夫之追琢殆梅之夭葩澗之文瀾矣其出群也則宜或曰

梅澗信美抑熈明之時衆芳之會桂列明庭蓮在靈沼牡丹榮上苑尤為脫畧草木之羣者而梅顧獨在澗得乎余曰然有異禀者有異施也景元其益勉於學乎

安晩堂記

興國貳令沈侯司平言於僕曰家有嚴君踰七望八叓曠以永日清狂如少年燕處之堂題曰安晩義本於老者安之其自命也僕悚聞焉而侯具道之僕曰乃令識尊公請為之記以寫侯數千里之思乎夫公前朝之耆

壽俊也晚而全五福於湖山形勝之間超然月露烟雲之表安孰加焉夫晚者天之嚮晦者也人之所同有也而適所安者寡矣經營分表以求安者累其天者烏乎安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者戕其天者也滋不安矣故不知安之為安而行乎吾素貧不加戚富不加欣者安晚之尤者也知其為安而苟止苟足一介不妄取予者其次也沾沾而求昂昂而獲一飯不啻多者又其次也若尊公者勑家事如向子平稱善人如馬少游東山

絲竹如謝太傅出入左右車中長文膝前文若又如太丘之與朗陵所謂忘其安之為安非安晚之尤者乎又其雅好種菊菊有雅節能大耐淵明愛之公亦愛之斯亦安晚之高致也客曰子論慱哉抑見公之跡未覩其心也盖公安於晚者以有令子能以志為養也傳云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令貳令遠違色養第以意問為起居而公嘉其居官能貧常致伏臘之贏堅其氷蘗之操公之心為何如邪僕曰此安晚之餘事也然則足以見公

翛翛物表夫豈尋常世故可芥蔕其胸中哉

竹坡齋記

清江鄧養吾齋前植竹一坡因以名齋其僑青原也謁僕為記僕聞之君子比德於玉玉者天下之至貴也唯竹亦然君子亦比德焉故竹亦玉也若尚論其世植物之類莫尊於竹當黄帝時命伶倫取諸嶰谷以制律律成而度量權衡法度之器皆緣以起禹時制貢篠簜與瑶琨並命周之符節亦與玉並行而周人美衛武公凡

三致詠於淇澳微武公之德不足倫儗嗚呼竹之世與貴孰得而尚之後世或下以為揵瓠子之歌所以興也或繩以為橋蜀道之險所由越也其過衡制濆濟深利涉有類夫君子之大用而幽人野老託以吟咏而翫適七賢六逸託以陶寫其夏憂憤則皆竹之流風餘韻也奈之何聖賢之嗣不保其不落君子之道不保其常伸氣化人事或不相符人或一不幸而物從之矣然則清江之上有竹一坡託根於子之齋與子同閱甲子同傲霜

氷視橘踰為枳荃化為茅相去萬萬不以用之大小介乎志而以不適於用全其天雖自慨亦自慶也僕與子髮皆種種視皆茫茫僕有竹無坡託記於是齋亦以寓吾坡也凡我同志謌記猶謌竹焉伶倫武公如可作也亦必油油然憫於吾與子矣嗟夫尚有如渭川千畆其人能與千户侯等者乎尚有一窠數尺寄諸童子寺而綑維日報平安者乎彼其視清江一坡為何如哉

雪隱記

士大夫出處不同轍情性不同嗜而其歸不殊致者傳曰是則同又曰皆是也夫同且是天下之美豈復有加於此哉宜春朱侯志德氏出處情性皆不異於人人至其高自標致託興於雪以隱獨異人焉不知者類曰隱非志於濟物者雪非陰陽冲和會合之所存也於侯絶不相似其知者盖曰侯工寫梅竹梅待雪始英竹冒雪逾勁皆隱於雪而極韻度朱侯特寓焉耳僕曰嘻近之矣然猶膠乎其外夫隱有小大惟隱於市朝謂之大隱

又與顯對君子有隱斯有顯謂之中道豈絶人逃世者所能專哉夫雪天地嚴凝之氣之積也雖非冲和所存而冲和之氣常由雪以固則其暢達化育也孰禦是故春秋書無氷謂冬温也閟藏之不密而翕聚之蚤發也唯雪尤然故三白兆豐深尺書大厥係之重若是然則朱侯托於雪而隱殆比徳於玉之類歟古今窮而小隱者姑勿論論其達而大隱位極人臣者盟虎盖深王龍擎董魏國公之相業也雪隱也平治險巇潤澤焦枯勢

合則色地功成則回春荆國公之相業也雪隱也二公誠異於人者而孰識其同哉亦容有議而非之者而孰究其壹歸於是哉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先正曰不能大同者亂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以是爲雪隱記其庶矣乎

高一步軒記

金魚之南株林之浦朝舉羅氏擇勝而居之余每造焉恒由客位延致堂之西偏歴階而陞曰此高一步也因

以為扁蕲余發其義余久負諾責盖莫適其所歸也一日過之欣然為之記曰古之君子不欲多上人然亦不肯甘為人下而不辭故易道隆謙謙則尊者愈光卑者亦不可踰此唯操無欲上人之心者能之然君子以同而異則於睽見之獨立而不懼過涉滅頂而不可咎則於大過見之此其勵志又豈肯少居人下也哉朝舉故閭右名族自其大父父與余有通家莫逆之好予每見之如見其前人任侠而隆交急義而善謀處困躓不辱

挫強禦不懾遇勝時知巳縱酒詣謔岑牟摻撾袒跣臯盧以為樂可謂得賢達之髙致矣此髙一步也韜跡於園田全身於草昧自至正末運大明新造昔之田連阡陌谷量牛馬者或無噍類矣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或淪徒役矣而朝舉嘻然桑麻之間脩然軒冕之表仲長統之樂志榮啓期之達生盖庶幾焉此髙一步也余方佚老時相從笑歌輸寫故樂記之昔夫子稱孟獻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夫獻子豈欲上人者哉不欲上人

而自然居人上者加一等之謂也此高一步意也君子人也朝舉勉之

秋林軒記

武畧將軍守禦吉安千户所顧侯文質别字秋林且以名其軒余記之曰夫秋行為金其象為兵其在物也斂華就實壯羣材而堅百穀微而飛走水陸之品莫不豐碩猥大而尤於林木乎見之傳曰風落山嵗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是也夫林木嘉植也其施大用也起

尋丈以干霄漢飽千霜百霆以竭萬牛千夫之力使非秋令之肅則春和之煦何以臻夫大成哉然則顧侯取以名其軒宜矣侯凡兩膺誥命曰爾自常熟效順俾戍廬陵能效鎮禦之績再命曰爾戰勝攻取多著勤勞命爾官居列衛俾爾子孫世世承襲嗚呼秋林之中長材出焉其簡在上心也如此其器而任之也如此其欲所永保祿位也又如此夫豈場師之樲棘漆園之樗散所能彷彿其萬一哉抑又論之錯舉四時曰春秋約言四

德曰仁義非春無以為秋之歛非仁無以為義之制佚之守正不阿廉介不隨勇斷不滯皆得夫秋行之正也而於孝友寂隆温良如玉敦詩書而悅禮樂重然諾而子困窮則秋林皆春意之藹勃也人亦罕知之矣余故記之云

養拙齋記

衡州茶陵令之玄孫楊伯友請曰官譜荒矣惟前聞人數遺之休不在書乎因外氏故基葺數椽容膝圖史以

為佩服花木以暢性情名曰養拙之齋先生幸辱為記
文得朝夕朂勵焉余曰子將慕潘安仁閒居乎曰安仁
不安焉安巧宦特賫拙耳石友之同歸則巧之禍也抑
將為柳子乎曰柳子乞巧誠忿嫉耳終黨王叔文不悟
豈抱拙誰惕哉夫潘與柳才之雄文之宗也吾敢窺其
藩乎吾惟春誦夏絃三冬文史足用以求鄙志庶幾不
辱而已余勉之曰養拙莫如讀書書者天地聖賢之心
古今人物之鑑也其中有大巧拙存焉天之於衆形匪

物物刻而雕之也果巧乎孰尸之果拙乎孰加之聖賢亦然孔孟當春秋戰國轍環天下所如不合拙亦甚矣然而不枉道不從時未始拙也潘栁誠拙乎哉聖賢誠巧乎哉故世所云拙者皆希乎巧者也伯友以是自警則幾乎道矣是為記

存心堂記

廣東布政使黄州徐侯驛駐快閣登覽之暇時時為士友用小篆作大書極飛動森嚴可敬於是郭子善罳曰

先人有存心堂以遺後不得紫薇香露揮灑以顔之堂雖構與未構同雖扁猶未扁也布政嘉而與書焉既顔之矣亟請於予曰不得先生記文無以發前人幽光俟布政榮寵堂雖顔復與未顔何異余亦嘉之則復之曰若知爾先人之存心乎其要在於子孫之昌且蕃耳令子襲箕裘守桑梓楹軒之間嘉花異草清泉美石所以娱玩其耳目色養於慈顔者無所不備可謂昌矣佳兒立竹其吾伊者琅鏘梨栗者嬌癡襁褓者婣好可爲蕃

矣先人以存心遺後者遠而子善不替先人之存心方興而未艾是乃為善之福抑宰物者實相之哉堂雖舊而扁則新不辱夫大人君子之黼黻有如此者雖然扁既新矣而堂之故尤有足書者葢藥市存焉子善之先人元亨甞曰處畀而思利物居約而務廣施獨醫藥為近狄梁公之籠貴賤苛細靡不儲韓康伯之價權豪窮困靡有貳吾將幾焉積之之久求善藥者至自旁邑飲良劑者上至王公鼎鼎乎必郭氏焉歸於是存心於一

堂者不獨以遺其後嗣又推以利夫多人此其先德之美而子善佩服之有加無損焉益知子善之存心即其先人之存心其嗣世之蕃且昌宜哉是以記於堂中列於布政篆書下方嗚呼又將八世莫與京乎

東陽讀書處記

邑庠生劉仲賢從余學易扁其藏修之所曰東陽讀書處而請記以自勗余嘉其志卓則記之曰邑城門東出者扁曰東陽門生讀書城門内故扁書室亦以東陽揭

之夫東陽之義稽諸大易最著而於生之年德為最似於生之學問為最切也昔者伏羲先天卦位離居東大明之所由生也文王後天卦位震居東萬物之所由出也離居東乃扶桑之旭震居東乃青陽之春故說卦曰帝出乎震又曰震為大塗言品彙之衆林林總總下至飛潛動植句萌甲拆莫不胥此塗出皆青陽之春實鼓動之然萬物既出於震得扶桑之旭以麗之則幽隱者無不燭鬱結者無不伸已發者暢茂欲舒者條達生意

勃然莫之能禦矣吾故曰東陽之義於易最著其不然乎而生英妙之年如東陽謙和之德如東陽不獨以其居近之也雖然學在是矣東陽者天地温厚之氣所存也於天德為元於心德為仁元者衆善之長仁者五常之君聖門之教惟在於求仁而已茍能用力於仁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由事事以該夫全體全夫心之德即所以全夫天之德也故顔子之為仁乾道也冉子之為仁坤道也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貞而有守生必從事

於斯尚加勗哉法兩作之離使知無不明法洊雷之震使行無不果擇善而固執之君子之事備矣尚加勗哉以是記於讀書處有以日自省焉其必曰古之學者為己

雲松山房記

給事中羅子實世本長沙人其父游仕吉安因占籍焉子實讀書青原山下取太白巢雲松之句扁其讀書之所曰雲松山房洪武十四年以才賢選入京二月授給

事中小心謹畏以恭其職夙夜不怠以精其能實稱上旨九月除蘇州常熟縣丞陞辭以年未登學未優大懼弗堪任以速官謗懇懇具陳上甚嘉之特放還鄉使得卒業子實既獲如志念長沙之宦譜仰廬陵之文獻而益追太白廬山攬結之勝若將終身焉夫五老峯之高標金芙蓉之秀色千古猶一日太白往矣而其天游觀物者猶可想其振衣於千仞之岡也夢寐風采者猶疑見顏色於屋梁之落月也超然天地之間可以不死豈

不表表愈偉哉夫何所獨無雲松雲松何所不可巢然巢之非其人雲松如將逸焉巢之必如太白斯雲松有耀矣子實讀書於山房歛在天之雲歸諸參天之松日蔵焉修焉以傲乎墳索之樊圃息焉游焉以尋夫簞瓢之樂事車服器玩不萌於所思狗馬聲伎不牽於所好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可也如是則雲固上下而相從松亦茂悦而頤交矣雲蔵乎松也松津潤光澤上蔭乎百尺之絲下資乎千歲之苓君今日之涵養以之松

承乎雲也則雲蓄聚汪渟固將為霖為雨育萬物而溥

羣蒙君巽曰之發施以之然則雲松之巢殆君子窮養

達施之地乎聖上特放還鄉者欲俾子實極其窮之所

養然養之而充抑豈終窮而已哉尤將大其達之所施

子實必慎勗之故余為之記以徵於来日

壺隱記

仙人有經濟有窮達皆其所自為游戲耳出而為天子

外臣若張子房陳希夷輩道濟天下而不居其功夫是

之謂達隱而為方術技士起人疲癃殘疾而德不勝計夫是之謂窮窮達雖殊致其為經濟則一皆其所游戲也廬陵有隱君子蕭與恭氏慕仙人之窮者也寄興於樂市別字曰壺隱夫壺公者天上之謫仙人也謫之於天而隱於一壺謫之於天其来也高明隱於一壺其藏也微容收斂其高明獨天知之發舒其微容則天始露而人或窺其一矣然惟費長房獨能識之世人見之者獨見其壺耳壺之所有天地萬物皆具焉其大無外其

小無内放之則六合充周斂之則大千毛髮也攀而即之者長房也玩而樂之者與恭氏也與恭氏美鬚髯如銀雪秀眉宇如紫芝孝友隆乎人紀信義孚於朋友其蓄善藥不貳價不規利賢於宋清其與物慈惠急人之急甚於韓康伯故能與壺公長房神交於物表天游於人間雖不必達而在上而經濟之體用具是矣余往來蕭氏之壺天日久狂嬉醉賞分壺中風月實多故樂為之記云

順信堂記

臨川吳君元祐掾韶陽幕有年以才能書最仁恕著報軍民和豫邊徼寧一充其所立為名公卿不難屬余扁其所寓之堂余告之曰君名祐而字亦以之非取諸易乎請名之曰順信之堂昔者大有上九周公繇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申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然則天人所不能違者順信而已君子自求多祐孰大於此令夫百川者

溪澗之積也其勢順趍其積之盛為江為河萬折而不逆萬支而不窮一波一勺紆徐淪漣不達不止此天下之大順也令夫四時者寒暑之變也變而有常雖一氣一俟升降磅礴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分至啓閉必循其軌生長收藏不戾於物長短盈縮消息往来亘古令如一日故曰信如四時此天下之大信也君子之學思夫順必底於大順履夫信必成於大信信之極順之至出處語黙烏有不吉不利者哉元祐善於其職不阿

不激必公必是持於身雅飭以良制夫事詳閑以達可以為順矣謹然諾而必踐樂朋游而必敦可以為信矣然而詎止爾哉國家蒐獮崖穴需求才賢矧如君者素席上之珍乎百川達海謂之朝宗四時成歲允資調燮亦充是順信以施之耳自天之祐孰不其然吾固記斯堂以俟焉

禮庭記

讀翰林詹公同文為其徒劉禮銘其禮庭蓋以君子之

學勉之也禮蚤負才謂從事天官者垂四年操几杖以從公殆無虛日故有是銘其省親而況予也復求餘言乃廣其意為之記曰禮以謹節文子聞之熟矣翰林進其學於成余則期諸用之大載稽諸經小而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不備不決上而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幽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之用復有大於此者乎子之職階而升焉責而任焉講之不貫習之不狎達之而易窒矣守之弗嚴出之弗

端感之而難孚矣尚昜之哉且夫儒耻一物不通而禮三千三百究其大不忽其細通其變不戾其常亦曰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耳子歸而質諸翰林不其然乎

蘭桂山房記

蕭君孟章顏其隱居曰蘭桂山房取晉熙郡王結幽蘭拔芳桂語也晉熙梁武第二十子賢而文遺落紛華聲利其言曰知止知足澹然無慮北山之北棄絶人世南山之南超踰世網清曼蓋可想見蕭君名山房以蘭桂

殆尚友千古者君服則儒隱則吏時可為即蕭規曹隨吾不溺時不可為即計然陶朱吾不汙洒掃室庭玲瓏軒窗童丱誦絃朋徒觴詠挹青原之朝爽寫螺子之夕清亦非必絶人間踰世網固已澹然忘慮知止與足矣夫蘭有國香服媚于人桂性馨烈卉木所忌滋之九畹楚之三閭所好脩也樹之小山漢淮南所招隱也孟章慕晉熙不徒結之援之而又滋之樹之嗚呼賢矣哉余髮雖種種尚能相從山之南北乃為之記且長歌之歌

曰有美一人兮盤之阿傲世態而睥睨兮其慨也歌襲芬芳以永齡兮抱堅貞恒不磨山海祲而霧潦毒兮夫孰能浮湛以婞嬰蘭申申兮桂娑娑天潢肆其清潤兮卿雲被其光華彼椒佞與荃茅兮孰為少多結佩纕而援觴酌兮其如子何嗚呼靜與晦而俱寂兮動與陽而同波順時幾樂夫天命兮其如子何

雪蓬記

士君子托物自况以名其齋而交游尊其德亦因以為

別字其来尚矣托者興也凡有形色性情無遠近鉅細樸野華麗皆足以寄興得其神不必泥其實會諸心可以忘乎言至使不識其人者猶想像而慕蔺焉斯不亦美乎令陜州知州事聞人侯彦芳佐太和時飾所寓東偏斗室堊以塗其壁而蘧以帟其上因扁曰雪蓬蓋蔵修之所托以寄興者侯與僕會金陵時與僕曰雪蓬需子為記僕敬諾焉于時侯奉命赴汴京僕亦次第還鄉始得坐雪蓬齋中乃記之曰蓬蓋舟所藉以庇覆其所

載者賢才亦國家所藉以庇覆其赤子也蓬之上惟雪焉至清至白可以瑞稼穡去螟螣且蓬戴雪又勝重也蓬譬則俟之一身而雪其德歟士君子以身許國不能表裏瀓徹潤澤枯槁凛烈自持則不能以任大事果其德充耶小之簿書期會大之禮樂軍旅外之刺史守宰内之元勲碩輔無不優有餘智顯有成績譬蓬之於舟穿溝港出陂汊蹙灘石鼓濤瀾然後平臨大江迅達黄河而人與物俱蒙其蔭不病厥載也不然炱暑雨驕陽

冬初寒烈風舟非蓬須刻不能居與行也或曰侯嘗駕雪蓬轉輸於襄陽令茲觴雪蓬布政於河南蓬亦勞止矣噫是求雪於太陰之庭求蓬於氷夷之都也名齋之意殆不其然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傅說為商哲輔佐興令業豈嘗屢濟川而病其舟楫也耶

學村記

友人易君别字學村嘶記於海桑子子嘉焉或曰是矯也君豈嘗能村乎村貴真不學而能昔王建張籍同時

同以樂府著聲評籍者曰其不及王建者村不盡也謂其不皆自然未極於真耳村固易學哉予曰不然傳曰蛾子時術之志曰人皆作之作之不已乃造自然范蠡平吳變姓名鴟夷子皮始學賈嚴光避漢披羊裘大澤中始學漁梅福上書歸隱吳市門始學卒郭解晚而折節始學儉非不學而能也朝野之相形即野名村士農之相訾即農名村而堯時谷治於在野周時烝髦士於我農后世目咲為村者在唐虞成周不爾也不當學乎

世益降浇益滋鄙先進曰野人高後進曰君子文之敝也久矣夫子從先進禮樂夫固野哉學之固可議乎易君學村學之誠是也彼不學而能者野人不辨菽麥寒暑者之為耳野人之所為村非君子之村也如吾所云唐虞成周時君子者之村也雖然又有下流之村焉凡流俗人所尊崇慕傚者皆是也而易君無也君去榮就晦學村宜無不侶吾懼其淪野人之村欲納諸君子故樂告以斯言君曰吾既甘守環堵浮湛閭里臺笠緇撮

賢於切雲之峩峩縞衣綦巾侈於象服之委委調笑乎蜡賓之儀崛彊乎樵夫之拜田子方貧賤之驕固多陶徵君桑麻之趣不少也若是何如子曰其然乎幾幾於達乎村乎孰過是乎書以揭諸座右

凝霞樓記

鷺渚之西螺山之陰有樓巋然扁曰凝霞者郭君思誠所築也曷為築之將以極高明覽高山樂賓友也曷為以霞命之神觀澄朗心宇明達晉人盖云軒軒如朝霞

舉也落成之日徵予記焉遂記之曰夫室居之華因人而華人品能超由天賦故超君金相温潔玉立娟妍自為成童從其先大夫萬户侯出入弓刀裘馬間意氣横逸及周旋達官名卿雍容禮法雖王謝家兒猶病其或踈弱冠應門世變轇轕善應能定履險若夷致大夫遂懸車之志高門絶烏鼠之驚可謂令器者矣斯樓光華詎非以其人哉集斯樓也翫斯霞也寒暑倏易而錦綺恒張圖畫不施而生色無晦雨晴殊致而暈飛不移春

華披而騰映夏陰結而透明絢煥汎金莖之清飛陽麗
玄冥之黯赤城之標九屏之疊羅立宇外文爛之穀晴
沙之金閃爍眉睫皆與斯樓相映發焉君伯仲間如圭
如璋如塤如篪勝時嘉集憑高眺遠樂化國之無虞念
先人之敷遺納江山於俎豆寫風月於弦匏其福未有
艾也古人喻人品况其高為孤雲野鶴况其英為瑤林
瓊樹况其重為金鐘大鏞况其朗為光風霽月然則况
以霞其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乎思誠有之似之吾固樂

而記之

南康縣復秀公臺記

秀公臺者南康貳令吴公徳基父所復也曷為而復之從民志也古者大都小邑胥由卜定然山川形勢風氣之聚若舟瑶以陟巘降原升墟而望楚與京類可徵已南康其壯哉縣乎覽厥治所中高四隤若玄武狀堂後西偏隆然特起成墩又若其曳尾然因墩以為臺而臺自宋丞相秀公以陳旭升之景祐間以校書郎出宰民

德之不忘遂取其謚名馬臺非徒勝槩是都抑形勢攸
繫哉洪武二年著令中外諸府寺並環築公舍長貳史
胥族處繚以高墉固以總門縱廣崇庳罔或超度縣尉
日攻位適臺直少府聽事遂夷之臺前豫樟十數圍寺
門古栢一株無烈風迅雷同日應聲自拔衆駭愕然業
已建不可渝已三年秋縣老若士并力一辭懇告貳令
自臺之夷狺獷胥慶縣既卑矣罔可畏忌訐誣蝟興赤
子焉所芘寧縣官獨憂耶且縣有故易此必戾木有知

而既告之矣明公𦶜復之哉若曰豈其然乎吾逹子之志亦大有理乃遷少府聽浚池之塞隆臺之平民歡趍功不日而復崇加其舊又出俸錢買亭卓而覆之用慰悅民情抑以時觀游節勞佚禮賓客焉僕適道廣省校文還君引坐臺上觴酌無次指南山曰㵎然翠浮爽然氣蒸非南中所可儗又指北山曰此九日嶺亦因丞相名而命之前宜玄武首起新亭扁曰壽龜池左右嘉木扶疎清風徐飄翛翛冷毛髮四序迭乎前萬景赴其下

臺奄而有之不尚可記乎僕曰然此一役也有規有頌古不容輕廢規也復古之舊嘉與民同休頌也匪鑱金石莫惠久遠吾見公盛德美政與秀公遺愛歆于世世矣

盧白記

海桑子歸自羅浮抵上清宫息焉二子者方論道其一崇盧其一尚白咲于列者曰聖人崇誠而子崇盧君子尚玄而子尚白得無戾乎夫盧而不白巖洞是也白而

不虛王石是也子各一焉而可乎二子爽然自失請業起拜唉者曰此非吾所能子往質諸江先生二子往焉先生曰吾不知也吾聞諸漆園傲吏傲吏聞諸七聖七聖聞諸天向子所聞無一可也令夫日月者司視之官不煜於晝則天者盲不煜於夜則地者㝠嘗試有一物梗其中一塵滓其外哉令夫水洞鑒毛髮泓泓渟渟不測不極竇之泥沙土石壅其行淤其洿豈其天邪令夫鑑之空也的的兮空青之剖而金莖之涷也熒熒兮珠

斗之茈而頗黎之浸也剗隆平霆磨垢刮翳而虛之體始全虛體全而靜照出焉日月水鏡其形其質虛室也日月水鏡各一其照生白也其於人也亦然肖天地之員方具日月之精華萬物萬象吾百骸也江河百川吾九竅也所以成吾體者皆實也所以主乎吾體者皆虛也虛所宜虛而勿實所不當實其光明也孰禦是故耳虛則生白而聽聰目虛則生白而視明彼實其所當虛者榛蕪蒿於靈臺蕪壤瘞其丹府面墻而已耳屋漏而

已耳楊子云自以為玄可也烏乎白哉二子躍然起洒然悟頤卒為弟子因祈海桑子叙之以為先生壽先生字中吉積書盈車律已以法學超詣徳粹譙海桑子廬陵陳謨也

悔閒軒記

里士蕭執求得國子先生景濂宋公篆書悔閒軒三大字以遺蕭日宣氏日宣揭之觀者嘆賞有李陽氷之風咸詠歌焉屬予為之叙嗚呼日宣能守先人闤閭於城

郭兵燹之中良不易得而得此篆書張皇於軒楹俯仰間尤不易得也他人華構高堂寧有是耶吾聞諸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方代更時戎馬被郊豺狼在邑國家用重典繩之日宣故名法家嘗事邑之賢大夫長義兵皆以才聞年垂知命獨能知四十九年之非自悔自閉儕輩皆咲其怯因鄙之目爲村則咲曰吾不村也遂以不村自命而以悔閒名軒殆所謂知止知足者與學名法知名法之隱禍優游自樂且十餘年殆所謂不

辱不殆者歟人患溺而不悔斯有若無閒鳥不悔於高飛而悔於網羅魚不悔於深入而悔於鈎餌名者誘人之網羅也利者忘身之鈎餌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又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悔之於人大矣能悔則能動其補過之心斯為無咎之民又豈特間而已哉然則翫斯篆也讀斯文也凡升君堂者有不慜然動於中乎

南軒記

夫君子所以敎遺其後人者無所不至也而居室為重

後人之所以保守者亦無所不至也而不失其基構為難能不失其基構則能廣先業矣崇禮曽氏自乃祖乃父世有積慶號稱名家所居據白下之東清平山之右得地之勝矣而當前朝盛時豐亨豫大民安物阜有樓觀之髙明園池之映帶衣冠時集俎豆常陳其樂蓋無涯也運往代更華屋丘墟蛙啼他沼燕失舊栖所餘者芳草而已耳青天而已耳崇禮適丁是時辛勤拮据次第規復雖未還舊觀而已復南軒於是以南軒請記焉

南軒者其先君子所扁也崇禮因其地不易其位新其搆不改其度揭其扁如見其親而又蒔花木以脩游衍之觀畜圖畫以供舒卷之娛具弦匏以悦嬉賞之情廣舍館以資往来之適無不究然舊觀藹然新致者於以見前人之所敷遺者忠厚之澤愈遠而不泯後人之所保者勤儉之積日益而月增豈偶然之故哉於是廣東布政使黄州徐公道經快閣登覽吟咏之暇復揮灑篆書有騰蛟起鳳之勢而崇禮所親為公請書南軒二大

字公欣然援筆為書崇禮裝潢揭之而余則記於下方嗟乎崇禮仰而瞻夫布政之特書俯而思夫先人之遺教其於立身行已出入起居有不油油然自得兢兢然深省者乎

鳳首記

余觀曾子元記鳳首何其異邪云河南王文獻得之慶遠安撫司掾劉明善所始至正癸巳峒氓以獻於莫安撫莫怒氓不生致鳳而徒貢首擲於地犬啣以往劉奪

於犬口以歸又蹤跡峒氓問故氓曰天河縣大王村山中樵童見百禽喧啾如織以石擊之隨斃得禽甚富於是一村盡往每擊每獲終不散隨有禽補立獲處衆恠其異取毒矢盡驅衆禽則見中有二禽高可丈餘五色奪目射之斃其一其一冲舉而去衆禽盖隨之其立處鳥羽覆地廣一丈厚可二尺如茵藉狀烹其肉食之甚香意山多竹殆是鳳邪故珍其首以獻然劉錐得實終不敢真以為鳳後以示南安監郡呼哩木呼哩木駭曰此鳳

首也往仕于朝外國来獻大類是見藏秘府但差小爾王既從劉得之常函以自隨子元見時頂與咮尚微紅頂后數羽文彩尚爛爛可觀殆誠鳳矣余因記数年前有五色大鳥從以禽數百集太和州西豫章上東西無常衆族觀駭駭無敢彈射一二日徑去不知所之嘗疑豈鳳當亂世而出邪令得所記足證為鳳不誣然其出必待聖人在乎位且不免弓繳之傷又何取其為鳳也將世大亂賢者厄運而鳳亦爾歟嗚呼西狩獲麟而夫

子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有以也夫

菊潭記

按風俗通南陽酈縣甘谷中潭水甚甘潭上山多大菊故潭以菊名而谷中居民飲菊水者多壽上壽百三十中壽一百下者七十八十焉夫菊金行之英啓秀於揺落之後故騷人飡之而薦以木蘭墜露所使雪滌滓穢通達神明歛華腴於百體道貞元於本初也甘谷之民僻在寥闃嗜欲既淺天機自深其致康強宜也金精王

侯以菊潭自况其友趙仲敬求為記之既辭弗獲則告之曰金精之山仙聖所都其靈卉異葩皆足以為長生之資十倍於甘谷然而王侯不改其初服者誠以菊抱幽人之標堅晩彫之操非瑶林瓊柯蘭芽芝菓所可倫儗也王侯飲潭水不徒壽其身將以壽其民不徒壽其民將以壽其國蓋壽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絶人逃世者之所長而非君子之所務也且人情莫不欲安欲富欲佚欲壽為之父母者不能節其力而貧之不能扶其

困而危之不能時其使而勞之則必夭傷其天年矣烏乎壽乎民者國之大命也民心既揺國本難固烏乎壽乎令王侯以菊壽金精之民何如哉其飲德者詎一二而止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侯尚勉乎哉又何羨於南陽之人邪

澄懐堂記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夫君子之學有藏修必有息游故

有張無弛雖文武不能者言不可無也然一於弛而不張則或蕩而無守茫洋忘歸故文武不為者言不可有也是以洙泗之教必自志道據德依仁大本既立然後能游於藝焉能游於藝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備矣太守常公方壺名其燕處之堂曰澄懷之堂而堂之所有則師襄之琴軒轅氏之律呂三代秦漢盤匜彝鼎金石遺文晉唐以來法書名畫耳山海之珍蔑如也公之所以澄其懷者乃其所以游於藝歟士大夫鍾奇蘊智秀

出等夷天豈徒然生之哉窮之養養之充豈無所施哉有一日民社之責一日致其憂有世道無涯之感無涯以為戚其懷抱宜何如邪公雖在田野一飯不忘君猶在朝也賀蘭之山瀛海之州君肅悽愴之心常著存也烏得不時一澄其懷乎嘗試升公堂鄴侯牙籤夜光明月錯落其間唐閻立本宋李營丘諸賢圖寫粉墨蕭瑟氣韻飛動一舒卷卧游千里一咫何如其快邪晉王右軍破羌帖真蹟米南宮所題誌寶惜者周唐人泠金硬

黄時一臨摹又何適邪或乃酒家南董來商古今較治亂如戰如訟命桑紵翁與之解圍猶然罷去而南海之香尉巴卭之橘叟輞川之摩詰浣花之少陵亦時時追隨几杖若公者真無懐葛天氏之民歟是豈有豪傑於蒂以滓穢其太清哉昔人美衛武公有曰寛兮綽兮善戲謔兮寛綽無歛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而道存焉武公蓋善於澄懐者宜其年八九十而徳彌卲也夫武公之學即文武之道而常侍所勉焉者也余故始終叙

次以為記且以自勵云

後隱記

唐之季錢鏐有羅隱字昭諫者累舉不第事吳越王鏐為給事有詩名讀其曲江春感知其骯髒一世不可羈紲然卒以是窮韶陽羅德存仲素先生嫡系先生三世曰海者為韶校官郡志學碑具可考德存距海六世家學本仲素風致慕昭諫別字後隱言後於隱也數介子記且曰曲江義學生徒嘗數十吾不擇薄厚教之如一

有弗克行十脡脩而成而去者多亂来廢義學即廛區為家塾教亦如之兹所以為後隱先生不與記將無知者僕曰子先賢之世也宜以道德尊嚴貴富賤貧勿論昔仲素問道於河南以授延平再傳於建安端緒明白子嘗言仲素有遺書散失不存最可恨然其存者茍能真履實踐以淑韶人將商者去商吏者去吏頑鄙者革善良者薫而况韶有張余侯麥文武忠孝遺烈固凛然哉子毋以昭諫之不遇坎坷嘗戚戚於世道昭諫隱而

名垂子後隱而教行其鄉不尚賢乎哉厥令昭運褰開
義學興有日為國育才子亦遠有耀焉

實林記

造化之運不消則無息不屈則無伸伸者息之積屈者
消之萌日屈於夜而伸於晝月消於望而息於朔四時
以冬為夜萬物以春為晨不消亦無息缾水是也不屈
亦無伸崖石是也君子之道詎爾耳哉曲江令謝彦剛
別字實林蓋陶元翁盧起先趙子威諸公命之相期遠

且大者取諸姓以立義以為不謝則不實包括宏深頤望篤厚令夫百卉千葩各天其天各一其元亨利貞榮於朝必斂於夕斂於夏必榮於春萬實告成於秋而復有花焉者蓋以秋為春也萬木歸根於冬而又有花焉者蓋以冬為春也一榮一斂一謝一實榮者其伸斂者其屈謝者其消實者其息也故元生而亨長利向於實而貞乃實之成實成斯可復為種而生生無窮焉陶元翁觀物於物外趙子威輩識盈虛於萬變是時彥剛英

銳之年卓犖之器金玉之相杞梓之章故期之以實者將欲歛其華也彥剛以才選試用皆大藩大府或冰霜栗烈或煙雲清潤或日星炳輝其榮其歛其謝其實凡幾矣金百煉而成剛水萬折而必達最后由兩府出尹新建再調曲江得百里之地而弛張翕闢之惠化流豈弟令聞暢遠邇公庭之暇考古今發嘯咏有益於身心甚大謝於彼而實於此一何盛歟雖然百卉千葩莫不有實獨梅實為鼎鼐之用以其調和羮𦏧諸爕理陰陽

也嗚呼君之實詎止形於曲江邪盖跂予望之子是以記之君姑孰人郡之山曰青山山有謝公池齊玄暉隱處也盖君始祖云

蔗境記

瀛海之間齊州之内有佳境焉其地曠而平無堆阜崖岸沮洳之險其民樸而茂無詭恠城郭刻薄之為其四時之氣淑以清無震凌凄慘炎歊之毒其俗禮讓而無爭其耕桑畜牧蕃植猥大而無蟊賊瘯蠡其花卉常春

其烟雲風月常妍媚其魚鳥忘形常近人不驚也古今名人韻士無論隱顯貴富賤貧苟有志者皆能入乎其境伊吕以耕釣入焉夷齊以采薇入焉甯戚叩角而來游顔子簞瓢而徑造曹參清凈以常居汲黯卧治而獨往若此甚衆董生以下帷劉伶以酒德建安七子以詩竹林五君以逸而顧愷之以飡蔗入焉晉史稱愷之癡絶為桓温叅軍多才逸氣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蓋由澹而入也諸葛武侯曰非澹泊

無以明志愷之殆得之夫蔗本天下之至甘愷之目為佳境信美然興也寓也豈誠旨於物耶誠癡耶推其志殆吾前所云云者良是其心固泊然與神明居蔗尾云乎哉同愷之著姓千載之下為吾太和賢太守光遠自號蔗境翁僕不及拜風采然令德令望得諸曲江令謝彦剛為多實豈弟父母及韶太守堅白徐公上官僕拜焉語僕曰顧太守在疚甚為太和民物致其憾僕第太息下州寡德如此哉既而朝廷强以墨綫起視事於是

徐太守及叅軍王簡夫而次相與歌詠蕪境以為好咸羨公之才之志所立卓卓如是即一動靜一服食一出處皆佳境所在夫志於愷之是亦愷之而已矣予遂為之記嗟乎公尚能一味之甘分之否乎

柳溪漁隱記

白下之西柳溪之上有隱君子曰楊子良氏託於漁以自隱焉於是毗陵池海玄為圖之同里海桑道人為記之曰古今之漁皆寓也昔太公漁於周一漁而得玉璜

子陵漁於漢一漁而得客星玉璜以佐文王造宗周客星以相光武表一代名節其為漁隱也大矣然其初皆寓於隱也寓於隱而不滯於隱斯達士之高致而庸衆人所望洋而歎恍然以驚者也今子良氏之漁將取玉璜乎咼奡旗常之勳非大賢名世者孰能為將取客星乎絶人逃世之事又君子中道者不屑為子良氏之漁直漁於江湖之崖渤海之島耳直漁於風月山川以相賓主蛟龍罔象以相娛戲耳賀知章之酒船日相往還

陸龜蒙之筆床釣具無不自隨張志和之青箬綠蓑桓圭袞裳不與易也此真隱也雖有玉瑱數十事曽不足以勞眉睫而申申焉屈伸脚於蓬底客星亦終古安敢動耶是故五嶺之南一漁兩淮之間亦一漁也北平盧溝之上又一漁也將無所不漁何漁非樂題曰栁溪漁隱夫孰謂不然

海桑集卷七